


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那段时间我和凌一尧一起住在南京那个小窝，她上班下班，我买菜做饭，让她安心工作，也算是对她的一种补偿。每天清晨我都要喊她起床，在她梳洗打扮时煮面煎蛋，在她吃早餐时给她整理东西，在她出门时塞给她一盒开水烫过的酸奶。

“我上班去了，你乖乖地待在家里，守住咱家的大门，不要让小贼和坏女人进来。”她临走时一边系围巾，一边下命令。

29

拜访凌一尧的父母

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，回到南京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肤色与周围同龄人的肤色有了明显区别。为了恢复原先的肤色，我买了各种牌子的美白护肤品，每天早晨、中午和晚上都要用一遍，甚至在她的指导下学习使用面膜。可是，海边的紫外线辐射比城市高出数倍，海风侵袭下的肌肤就像风干的腊肉一样，那些护肤品几乎不起一点儿作用。

我之所以那么焦躁，是因为她的父母又在给她介绍对象，我年底必须去拜访一下她的父母，让他们认可我这个未来的女婿。当我把内心的忧虑告诉凌一尧时，她毫不在乎地安慰道：“没事呀，我就说你是为了养我才去闯的，他们不会为难你的。”

那年，南京的冬季似乎格外冷，寒风从天桥上横贯而过，我与凌一尧相互依偎着，穿行在这座城市的茫茫夜色中。

过年之前，在她的强烈要求下，我们颠簸9个多小时去了一趟烟台的金沙滩，终于圆了她多年的大海梦。冬天的海边异常冷清，见不到几个人影。

走累的时候，我们便坐在海滩上一艘废弃的小艇上歇息，她的鼻尖冻得通红，长发被海风吹得很乱，却依然一动不动地遥望远方。

“长这么大，视野第一次这么开阔。”她说。

我们在烟台待了3天，返程时春运已经开始，乘坐的那辆长途大巴硬是在

高速公路上堵了15个小时。

腊月二十七的上午，我拎着礼物登门拜访凌一尧的父母，带的礼品是：一盒铁观音茶叶，两瓶天之蓝酒，还有我家自制的十几斤牛肉香肠。

凌一尧的爸妈做了一桌菜，还开了一瓶白酒。尽管两位长辈表现出很大的热情，但我还是感觉到那是一种客套。

“听尧尧说，你家在农村，现在还有田吧？”她爸爸问道。

“嗯，还有五六亩。”

“父母在家里种地？”

“嗯，全是搞绿化栽树木。”

“做绿化挺赚钱的吧？”

“比种粮好一点，但也好不到哪里去。”我如实相告。

“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”他又问道。

我敢肯定，这些问题他早已问过凌一尧，只是想要我亲口说一下。这种技巧性的拷问让我非常不自在，但还是毕恭毕敬地答道：“我的专业是土木工程，最主要是做路桥和水利工程。”

“噢，挺不错的，金桥银路。”他赞许地点点头，“我有不少朋友也是干这一行的，近几年这种工程好像不好干。”

“目前是这样，干这种工程大都需要垫资，工程款不太好要。”我一边顺从他的观点，一边为自己辩护，“不过我们做技术管理的还算凑合，压力和风险都是老板承担的。”

“干工程不太稳定啊，全国各地到处跑，很难照顾家人吧？”

我尴尬地点头道：“的确不太方便，我干两年攒些钱也打算改行。”

“你学的是土木工程，改行能干啥？”他又问。

这下我哑口无言，不是我没有答案，而是不知道在这里如何表达。难道要我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已经在这个行业见过足够的世面，即便不干工程也依然能够安身立命，或是经营自己的门店，或是混迹某家公司，甚至成为一名作家？

“你现在房子买在哪里？”她妈妈不太喜欢我们兜圈子，直接插话问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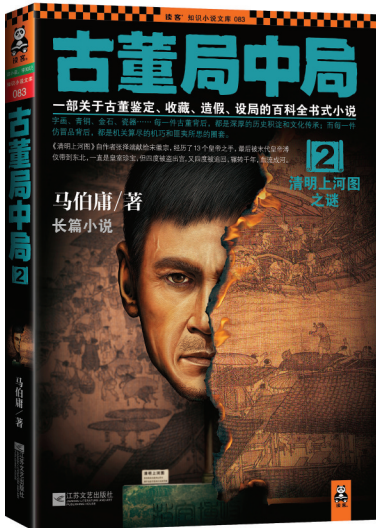
“妈……”凌一尧不太满意这种赤裸裸的提问，急于为我辩护，却被她妈不动声色地瞪了一眼，只得乖乖地保持缄默。

“暂时还没买。”我已经开始感受到她妈妈的敌意，因为她妈妈不可能不知道我的情况。

“怎么还没买呢？现在房价涨得多厉害，买得稍微迟一点儿，总价就能相差一二十万元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妈妈看我一言不发，说：“不过也不要紧，年轻人买房子都是父母出个首付，其余的小两口可以去贷款。”

“能一次付清更好，年轻人最好不要当房奴。”她爸爸也附和道。

（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金丝楠木是极为珍贵的木材，质地细密，温润不燥，千年不腐不变色，在古代只有皇家才有资格使用，普通人敢用的话那叫逾制，是要杀头的。金丝楠木制成的东西，在古董市场上十分抢手，哪怕是一串楠木佛珠，都能卖出好价钱。若是谁能有一套金丝楠木的家具，这辈子都够吃够喝了。

32

知晓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秘密

戴鹤轩输了赌斗，面色如灰。我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赢了，请您履行诺言吧。”

听到这个要求，戴鹤轩眉毛一挑，眼神里突然透出一丝狡黠：“我认输，我会履行我的诺言。不过你到底是让我履行哪一个诺言呢？是对黄烟烟撤诉？还是让我说出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秘密？”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。

刘一鸣让我找戴鹤轩是要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秘密，而黄克武是让我用大齐通宝换回烟烟的安全。这本来是两件事，可被戴鹤轩一搅和，我把这两件事当成了一件事。在戴鹤轩开赌之前承诺的是“我输了，就如你所愿”，他故意把话说得含糊，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。我千防万防，还是被这个混蛋耍了一下。

看到我一言不发，戴鹤轩得意地说：“你用大齐通宝换回一次胜我的机会，让我做一件事。没问题，我这个人从来是信守承诺的，所以你说吧。”

我没有片刻犹豫，开口道：“我要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秘密。烟烟的自由，由我来替换。”

戴鹤轩眯起眼睛：“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对男人可不感兴趣。”

“你不是想让我入你门下，修炼黄帝内功吗？只要你对烟烟撤诉，我就加入，可以签合同。”

戴鹤轩终于开口说：“很好，我给你准备一份合同，你把它签了，这两件事都好说。”

我和戴鹤轩把合同签好后，他心情大好。我催促他尽快履行承诺，戴鹤轩拿过电话，当着我的面给公安局打了一个电话，提出撤诉。然后他告诉我，撤诉也得有个过程，烟烟三天内肯定能放出来。

我催促道：“该轮到《清明上河图》了。”

戴鹤轩慢吞吞地说：“我家先祖戴熙，籍贯本是杭州钱塘，道光十一年的进士，十二年的翰林，官至兵部侍郎。他一生嗜画，是继江左四王——王时敏、王鉴、王翥、王原祁之后的山水画大师。戴熙擅画花鸟、人物以及梅竹石，名声很大，号称‘四王后劲’。道光年间，他时常被召进宫去，留下不少墨宝。借着这层关系，故宫里的各种珍藏品他都曾经有机会见到。”

“当时有个大收藏家毕沅，花了大价钱从陆费墀处购得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可惜后来他犯了大错，被满门抄斩，因此这幅画就进了宫中。嘉庆帝特别喜欢

这幅画，把它收录在《石渠宝笈三编》一书内。到了道光年间，戴熙有一次入宫作画贺寿，天子一高兴，恩准他进入御库观摩。他借这个机会，终于看到了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品。”

陆费墀和毕沅、毕沅兄弟的钤印题跋我都在照片上见过，知道戴鹤轩讲的这个传承的次序是真的。

戴鹤轩说到这里，稍微停顿了一下后又说：“戴熙当晚回来，神色有些古怪。他儿子戴以恒也是位丹青名家，问他有没有看到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戴熙说了一句奇怪的话：‘张择端灿然杰作，惜乎不全。’”

我和药不然听到这一句话后，齐声问道：“什么惜乎不全？”

戴鹤轩喝了一口茶，扫了我们一眼：“自然是惜乎《清明上河图》画卷不全。故宫所藏，只是残本，缺了一截，故而我家先祖有此一叹。”

此话一出，我觉得脑子被很多的信息一下子冲昏了。先前我也想过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，比如画风、运笔、用墨或者某一处细节隐藏着暗号什么的，却从来没想到，流传了这么多年的名画，居然不是全本。

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